

费孝通文集

第十三卷

群言出版社

02886

C53
7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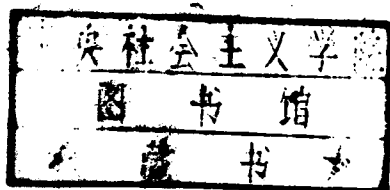


201028869

费孝通文集

第十三卷

1993 ~ 1995



群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文集 第13卷

/费孝通著.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10

ISBN 7-80080-253-1

I. 费…

Ⅰ. 费…

Ⅱ. 费孝通-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8052 号

群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深圳时代设计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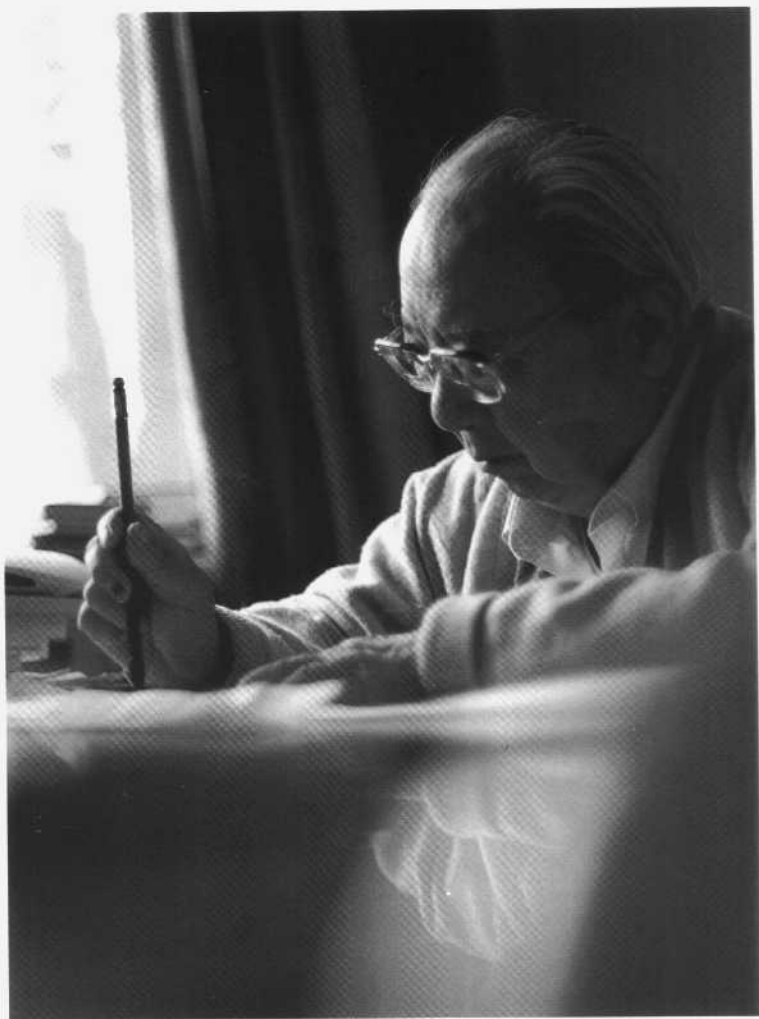
889 × 1194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5 插页 32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深圳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G · 146 定价:25.00 元



90年代的费孝通

VI23/13

编者的话

本卷收录的文章写于1993年下半年到1995年底。这段时间,作者观察思考的视角更多地从苏南移向中部传统农业地区,这从《淄博行》、《豫中行》等一系列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视,和对这带有战略性研究的深入思考。此外,这个时期作者关于文化反思性的文章也日渐多了起来,如《面对世纪之交 回顾传统文化》、《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等,其薪尽火传的所思所感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可谓颇具启示。

文章在编排上,我们按写作的先后为序。在编辑加工方面,除对原文进行必要的校勘和对个别明显错讹的文字给以订正外,一般不作改动。

1999年6月

文集前记

在我这一生即将进入 21 世纪之前,也就是在我走过 90 岁这个年限之后,我的亲友们建议把我过去一生所公开发表过的写作整理成一部文集,作为纪念。我同意他们的好意,但是我自己这几年有不少已预定的课题还要完成,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帮助他们做这项工作。我只能表示尽力支持他们而已,又只能放手和放权让他们去办。最近他们已经把这部文集初步编成,将要去付印出版,坚持要我在集前说几句话。我表示同意,所以简要的把我想在集前说的话写下。

我同意把我一生公开发表过的写作力求完整地编成一部文集,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在为一些愿意想了解我国 20 世纪知识分子怎样走过来的人提供一些研究的素材。我的一生从 20 世纪初期到它的结束,经过了 90 个年头,这段历史给了我这一生经历的内容。由于我自己喜欢写作,所以我也为这段历史留下了一些文字上的痕迹,反映了我这段时间里社会对我所起的作用,同时多少也透露了这段历史时期里中国的知识分子通过写作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为一生兴趣的人,我以己度人,想到我身后也许还会有和我一样有此同好的人,我愿意把我要留下的这本文集提供他们做研究中国这段历史的素材。也想以此作为我对我一生所受社会培育的一些回报。

为了贯彻我这个意愿，所以我一再向负责整理和编辑这部文集的亲友们说明，我愿意授权他们尽力搜集和如实地处理我一生留下的写作，把它们保留下去，而且尽可能全部编印出来，有待今后读者的取用。

但在这里我也得作一点保留意见。因为我一生中有一段时期曾经被划为“右派”，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不得不写下一些言不由衷、不符合我实际意识的文字，就是那些被迫写出的“检讨”和“交代”。这些文字要作为研究当时历史经过的素材，是可以有用的，而且也可以说是有意義的，但需要如实地放进当时很特殊的和失常的社会情境之中去，才能明白其实存在的意义。现在已事过20多年，我本人不容易，也不愿意重新记取当时的社会情境，而这些文字又必须详加注释之后才能有用，如果用原文留给后人，不免会起误导的作用。所以我再三考虑，还是要求把这一部文字，作为另案处理，免于收入这部文集之内。我希望后来的读者们能谅解我提出这种保留的苦衷。我愿意在此声明这个保留意见是我自己作出的，我也愿意为此负责。

我同意编者以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来编排在文集中前后的次序，我认为既以提供研究素材为目的，所以为了便于追索我一生思想的发展和经过，采取按这些文章发表的前后来编排定在文集内的先后次序最为方便可行，但是事实上我是又有多题并进的思考习惯，不同题目的思想可以在同一段时间里参差进行。而且文章的完稿和发表之间又有不同的差距，我的文章又经常在同一时间里投向不同的刊物，发表时间和写作时间又不一定相符。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引起了文集编者的一些困难，不可能坚持上述的原则。同时也必然会使一般读者不能按文章编排的前后顺序来追索我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在文集的编排上还有一个引起编者为难的原因是我在写作上常采取化整为散又集散为整的方法。就是一个课题时常分作了系列的短篇写出，一般是在一个刊物上连续发表，积有一定篇幅，再编成一卷作为专集出版。凡是已经以专集方式出版过的一系列文章，我建议在本文集里还是予以保留使文章内容的连续性不要拆散。这里又发生了一个编排上的难点，就是那些已结合成专集的文章，各篇发表的前后的间隙中我又时常插进另一个新的系列。逢到这个困难，我建议这本文集的编者只好让前后为序的原则作出些让步了。

我要感谢本文集的整编者为此项工作所费的劳动和精力。我认为他们把分散在各地各种报章杂志刊物上的文章收集起来确已竭尽了全力。要想做到把我一生全部写作都搜集到手困难很多。我的记忆中早年有一些常发表我文章的杂志和刊物，现在已经因各种原因，无法找到了。又比如我最早投稿的《少年》还是友人从僻偏的图书馆里找到的，而当时我曾用“费北”的笔名在这刊物上发表的一些作品，却没有复制给我。又比如我在中学毕业时所编的《水苻》中发表的早年作品，还是友人在东京大学的图书馆中偶然见到而复制寄我的。至于我在昆明学生运动前后所发表在许多街头刊物上的文章，为数不少，现在已搜集不到了。

最后我应当感谢这本文集的编者，他们不仅费了大力去搜集我散失的写作，而且又费了大力去校核所搜到的文章的复印件和原刊里的错字和失误。我嘱咐他们的一条原则是凡不属于显而易见排印上的错失，一律存旧。因为在这段虽则不算长的时间里，一般通行语文的用辞也有相当的变化。近时已不常见的辞汇，在几十年前会是常见的，而各人所用辞也存在着个人的习

性，所以现在看来不太顺眼的辞汇不宜改动。但在校核过程中确是发现不少出于作者的错失或疏忽，以致文章内容中有实质的错误，使前后所提的事实对不上口，甚至有矛盾，在数字上又有出入。这些错误应当由作者来负责的。我十分感激编者对我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能发现这些错误，使我在有生之年还能有机会把这些错误予以公开纠正。所以我请求编者凡逢到这类情形，应当按照原文不加修饰地予以付印，并加注说明错误所在，千万不可掩盖。已经公开发表的文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人生不可能无过，有过则改，坦白不讳，就对得起读者了。如果文章中还有错失没有揭露之处，祈望今后读者继续纠正。我即在九天之上，也将表示感激。

我一生写作自以为是比较随意和顺性的，秉笔直书，怎样想就怎样写，写成了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和别人的毁誉，这种性格确曾给我带来过没有预计到的人生打击，但至今不悔，而且至今我还是这样做。这是因为我相信用文字来写作是文明时代一个社会成员参与集体生活时应有的一种自主和自由的行动。当然一个人所有的思想无不受当时社会的陶冶。他的一言一行无不是社会集体藉以交流和进行集体行为的方式。社会集体就是通过其成员的言行达到它的创新和发展。所以一人的言行虽系个人之事，但也受到这个人所参与的社会，包括社会的历史遗产和当时群众思想的交流的塑造，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它表现社会的一面。我有时也乐于反复重读我过去的写作，常常以此作为我所处时代的一些纪录影片来自娱。我也希望能以此提供给读者同享。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同意我的亲友们提出整编这部文集的建议。在这部文集中也保留了一些我这一生未能实现的梦，和具体的有关研究社会的思路 and 此生未获申论的课题。如

果此书能对一些后来者发生一点启发的作用，因而能继续进行发挥和发展，这将使我感到三生有幸了。后世不乏比我更有才能和学力、具备更好研究条件的人，希望能从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获得更大的成就，于国于民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将为此而感到没有辜负此生的激情于地下。念人世的茫茫，愿以无悔无憾而告终。谨此写下这本文集的前言以告读者，并再次表示对编整和支援这本文集的亲友们的感激。

黄老道

1999年3月28日于扬州宾馆

目 录

略谈中国社会学	(1)
关于人类学在中国	(19)
顾颉刚先生百年祭	(26)
《逝者如斯》后记	(33)
接受福冈亚洲文化奖的讲话	(35)
淄博行	(40)
从农村发展到区域发展	(47)
面对世纪之交 回顾传统文化	(54)
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	(57)
继承优秀文化传统 注入新的时代精神	(68)
中央民族访问团追记	(70)
人不知而不愠	(75)
《芳草天涯》后记	(92)
从史禄国老师学体质人类学	(95)
濮阳讲话.....	(118)
信阳行.....	(125)
焦作行.....	(136)
从蚌龙想起.....	(147)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154)
社会科学对中国农村发展的贡献.....	(158)
滨州讲话.....	(166)

《言以助味》后记·····	(171)
发挥每个盟员的作用·····	(174)
乡镇企业的发展与企业家面临的任务·····	(183)
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188)
话说乡味·····	(194)
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	(200)
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	(223)
家底实 创新业·····	(234)
清溪讲话·····	(252)
豫中行·····	(254)
再访震泽·····	(269)
晋商的理财文化·····	(275)
广宗扶贫·····	(283)
天津献策·····	(289)
讲课插话·····	(295)
《学术自述与反思》序·····	(304)
三访赤峰·····	(307)
铁岭讲话·····	(324)
毕节行·····	(332)
哈尔滨讲话·····	(340)
黑龙江行·····	(345)
论中国小城镇的发展·····	(355)
区域经济浅谈·····	(364)
紧跟时代 不断学习·····	(371)
开风气 育人才·····	(373)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	(386)

略谈中国社会学*

社会学是人们对社会有系统的科学思考。对于人同人的相处,怎样处得好,这个问题的研讨我们中国在 2500 年前就已经很发达了。这几年来我几次去山东,山东正是我国战国时期文化的中心。孔子家乡,墨子家乡我都去过了,荀子家乡也去过了。我特别花了一段时间到淄博,淄博当时是齐国的首都,2500 年前的城墙现在还能看到。这里还发现一个齐某公的古墓,有殉葬的 600 匹马整齐地围在墓地的四周。淄博这个齐国首都的西门就叫稷下,稷下有个学宫,是专门招待学人的,现在我们所说的“博士”,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稷下召聚的学人人们称之作稷下先生,地位较高的称作博士,我看到了稷下这个地方的遗址感慨很深。当时这里有个风气很盛行,这个风气叫“不治而议”,读书人不去执政,但要发表议论。国家养士,一养千把人,都是国家给钱。假如所养的士感到待遇不够好,他们可以起来发牢骚,也可以挥手而去。当年孟子就与齐国的统治者合不来,不愿待下去。他要走,人家要留他,为他造了好多房子,让他招几十个学生,但是孟子还是要走。走的时候,主人还为他送行,派一个车队,几十

* 本文是作者 1993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座谈会上的发言。1994 年 8 月改就。

辆车护送他走，表示尊重学者，我觉得这种“稷下之风”很有意思。这是战国的风气。战国为什么有这样一种风气呢？我想并不是哪个人特别有见识，提倡出来的，而是当时正逢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的时期，正是这个社会变迁，形成了这种风气。现在我们又遇到了一个相似的时期，不过范围不是山东这一块齐鲁文化，而是全世界的文化。这也是一个“战国”时代。昨天我们还在电视上看到在原捷克首都的武装战斗，这样一个时代也许要有几百年，也许几十年，这样一个避免不了的动乱过程。大家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怎样活得下去？这个问题曾经引起像中国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那种局面。我有个感觉，当前一个大问题是：人类在地球上怎样活下去。现在正需要世界范围的大众对话，提出各种看法来议论，来讲，找出一个办法来，使人类在地球上能够活下去。以前中国的问题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怎样活下去，现在是全人类，大家都要考虑，人类怎样在地球上能继续活下去？这个问题是当前社会学应该思考的大课题。

这几年来我思考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行行重行行》，在《行行重行行》里我是要回答一个中国农民如何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这块中华大地怎样来养活 12 亿人口的问题。现在我思考的问题是，这个地球怎样能继续把人类养活下去。这可不那么容易，这个问题比中国人的吃饱、穿暖要困难的多。昨天在电视上所看到的打炮情景，这是真的在打，而且这种局面还在蔓延，从前捷克斯洛伐克起，现在已到了莫斯科中心。当前的世界状况是，我们大众在经济上是离不开别人的了，哪个国家的人想关起门来，享受桃花源中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已经做不到了。经济上大家都是彼此相连，绑在了一起，世界的经济秩序已经形成。只要哪里有波动，香港股市的股票立刻就表现出来，反应得快极了。人们在经济上真是完全绑在一起了。有一年我在新

加坡，晚上吃的一道菜是豌豆苗，主人说是当天早上从我家乡运来的。后来我了解到每天都有飞机将新鲜蔬菜从我的家乡运到新加坡。就像加利福尼亚的蔬菜与水果供应整个美国一样已经不是件稀罕的事。全世界的经济已抱在了一块儿，就像当前，世界上的政治也正在想抱在一起。但经济秩序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还是由一双看不见的手把它控制在一起，还没有一个人为的合理的组织使它朝着平稳的发展的道路上走去。看得更清楚的是，政治上还走不到一起，欧洲共同体还搞不起来，现在看，是越来越困难了。这个一体不容易形成，因为最重要的是缺乏一个道义上的秩序，大家在对不对、好不好上，还是各有各的想法，而且很认真，一旦觉得别人不对，就要开炮。这样一个世界人心不安，因为道义的秩序(moral order)还没产生。

我认为人的社会有三层秩序，第一层是经济的秩序(economic order)，第二层是政治上的共同契约(common contract)，有共同遵守的法律，第三层是大众认同的意识。这几个东西假定出不来，大概这个世界还要经过一个战国时期，全世界的战国时期。20世纪我们是走过来了，还剩下没有几年就快要到21世纪了。对20世纪，我所感觉到的是一个战争不断的世纪，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我们国内更是战火不断，到处有战争。21世纪是否是20世纪的再版呢？我认为是不行了。再版下去，世界要完蛋了，不能再版，应当出现一个新的版本了。这本书应当包括上面所说的三个秩序合在一起建立起来。我们社会学要在第三个秩序的建立上有所作为。这第三个秩序，即道义的秩序，是要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人同人相处，能彼此安心、安全、遂生、乐业，大家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对于别人也能乐于相处。我们必须造就这样一个天下，这个天下要看在21世纪里造得出来还是造不出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以这个作为主要的轴心问题进行研究。所

谓学问,说穿了就是各人的思考所形成众人的议论,反应这种时代的各种想法,反应的方法可以不同,但各种反应都是时代的反应。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就会有新的反应。这些反应中也有很多规律,有继承下来的,如科学的方法论,也有新的发展。要有一套想法、一套观念、一套意识,我叫它心态。

心态是什么呢,我在清华学习时,有个老师叫史禄国,他一生提出了个中心概念,大家不懂,叫 Psycho-mental Complex,他写了一本大书,大家也不见得看得懂,叫 *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ongus*。我最近又翻出来看,还是看不大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也很有用处,他讲的大体就是我所说的心态,讲人的行为背后,决定行为的心理和意识状态,比普通所说的心理学的内容还要扩大一点,包括理性的价值判断和艺术欣赏。所以我的老师造下这新名词,叫 Psycho-mental Complex。因此,如果人们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态,这种心态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看法,那就会形成我所说的多元一体,一个认同的秩序 (consensus order)。

这个思想是我在山东游孔林的时候,突然有感而发的。人的思想有时是很奇怪的,往往是突然受到启发而悟到的。我在孔林兜圈时,突然意识到孔子不就是搞多元一体的心态这个秩序吗?而他在中国成功了,形成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像前捷克斯洛伐克及前苏联这种分裂的局面,是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而中国人的这种心态是怎样形成的,汉族怎样会形成这样一个大民族,11 亿人又是怎样会形成这样一种统一的“认同”(identity)? 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而是一种具体的东西,影响深远的东西,中国 5000 年的历史,形成这么一个“认同”,这样一个中华民族。过去大家不觉得它的伟大,因为它的形成是最自然不过的,大家似乎是在无意中形成

的。我们应该想一想,能否在整个世界也出现这样一种认同呢?大同世界嘛。过去我们祖先所说的天下大同不过包括亚洲大陆的一部分,现在全人类五大洲能不能一起进入大同世界呢?这是社会学与人类学在 21 世纪共同要解决的大问题。

二

关于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我知道得不多,好在最近几年已经有人进行研究,而且写出了专著,不仅大陆上有,香港也有。今天只想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一点补充叙述。

如果我们同意把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范围放宽一些,包括人们对人际关系的知识和理论,那么社会学的来源在中国就有很悠久的历史。我记得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有一次在燕京大学说过:他认为中国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这门学科,比西方的孔德(A. Comte)和斯宾塞(H. Spencer)要早 2500 多年。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我们不容否认,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这样长的历史里,这样多的人口,对人和人相处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应当受到我们的重视,而且在当今人类进入天下一家的新时期的关键时刻,也许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我将留到这次谈话结束时再提。

把社会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来说,它是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从西方直接或间接通过日本传入中国的,略早于我出生在这个世界上。还在幼儿时期,我已经从我的父母口上听到过达尔文(C. Darwin)、赫胥黎(T. Huxley)等外国人的名字。小学时期在父亲的书架上看到过梁启超、章太炎的著作,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也在其中。但是行文深奥,不是我这个读书不求甚解的孩子所能理解的,甚至连这些书的名称也莫测高深。